

蒋介石和张学良

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富于传奇色彩的军政生涯；从情同骨肉、关怀之殷到政见

不同、宛若仇讎的藕断丝连的感情变化，使

得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微妙神

秘，疑团重重。张学良助蒋打军阀，逼蒋行兵谏；

蒋介石赏张用张、拉张逼张，最后使张学良变

成了垫脚石。他们的交往从始至终

被一种怪影所笼罩。这种特殊关系曾经

影响着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和方向。

蒋介石

政治关系

大系

王维礼 / 范广杰 / 著 · 吉林文史出版社

蒋介石和张学良

K827.6
73
蒋介石政治
关系大系

王维礼 / 范广杰 / 著 · 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(吉)新登字07号

Jiang Jie Shi He Zhang Xue Liang

蒋介石和张学良

王维礼 范广杰 著

责任编辑：宋一夫 李 岩

封面设计：章桂征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8.5印张5插页191千字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

1994年8月第1版

1994年8月第1次印刷

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

印数：1—10 260册

定价：9.00元

长春科技印刷厂装订

新华书店北京·科技发行所发行

ISBN 7-80528-798-8/K·325

目 录

一、神交：关怀之殷

来自皇姑屯的冲击波·····	1
易帜、统一两厢情愿·····	28
老虎厅枪声惊国府·····	44

二、结盟：情同骨肉

北平初会后的合作·····	59
几经“伐交”，终有“巧”电·····	72
好热闹的金陵·····	88
从中央党部到顺承王府·····	99
万宝山、中村两案处置的后患·····	111

三、离合：政见不同

东北狼烟腾起的时候·····	124
羞羞答答的抵抗·····	137
谁先下危船·····	151
微妙的再度合作·····	166
矛盾在大西北展开·····	179

2259/11

四、决裂：宛若仇雠

华清池冲浪浴·····	197
风云集会中的爱与恨·····	215
两种人格的碰撞·····	230
“囚徒”与“看守”·····	247

五、尾声

一、神交：关怀之殷

来自皇姑屯的冲击波

1928年的中国变得更加纷乱：战争从南向北，由西而东，带着乌云，带着风沙，席卷中原。这就是蒋介石在清党之后的所谓“第二次北伐”。

古都北京的初夏，失去了明媚，失去了灿烂：整日里战车隆隆，战马嘶鸣，烟尘滚滚。改称安国军才一年多的奉军正在撤回老家——东北。

6月4日是这不寻常的日子中最重要的一天。

这一天，时任安国军第三、四方面军军团长的张学良忙得不可开交，早晨，他从北京到天津以东的滦州（今滦县），把司令部设在滦河东岸的一座古庙里，准备指挥第三、四方面军的出关事宜。下午，乘车返回北京。车到天津，他又命令直开自己的寓所张公馆。在那里，他一是要歇息他那疲惫的身体，二是还有一件特殊的事情，那就是准备与赵四小姐告别。

张学良困倦地深深坐在沙发里，朦朦胧胧地向他的副官问起他父亲张作霖是否抵奉的消息。当他听到尚未有信的报告，他的心底更加烦乱，闭目沉思。

“汉卿！”不知过了多久，赵四小姐轻轻地走到沙发前亲昵地呼唤：“汉卿，今天是四月十七，是你28岁生日。瞧，我给你准备了生日蛋糕。”“不过啦！”张学良迷迷糊糊中头也没

抬一下嚷道。可当他猛然间抬起头，睁开双眼，看见眼前那端庄秀美的身姿，触到那双深情诚挚的动人的大眼睛，不由的获得了最好的慰藉，愁容顿时消失了许多。“你什么时候到的？”他转而和气地问并平静地解释：“我心里烦闷，谢谢你！到现在还没有父亲到家的消息，我真……”“大帅也是太忙了，太累了。”赵四小姐忙劝道：“不会有什么意外，明天准会有信来！”张学良听到那温存的劝解，这才又有了精神，双目一亮，恢复到往日的热情中去。

最后，张学良告诉赵四小姐：“我是来向你告辞的，一会儿就回北京，军情紧急，恐怕近日不能相见。”说着把自己的一块金壳瑞士表退下来，放到赵四小姐的手中：“作个纪念，永久的纪念！”“不，不！”赵四小姐一边推辞，一边肯定地说：“我们不能分开！我们一定要再见面的！”

就这样，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在痛苦中离别了。

晚上，张学良回到北京以后，父亲回奉的事还是久久萦绕脑际，恰巧在扶乱中，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又问了一句大帅的情况，占曰：“大帅归矣！”张学良不解其意，更加放心不下。

次日，张学良又在北京城忙了大半天。傍晚时分，把留守等事处理完了之后，乘专列赶往滦州。在列车上，他知道了大帅回奉的专列在皇姑屯被炸，父亲生死不明的消息。在列车上，他看到了来自沈阳的油印小报，上载张作霖签发的《告前方将士书》，意为：“余不幸归途遇险，臂部受伤，经医治疗，想不久可痊愈。希望我前方将士袍泽同人，务依照余往日息争通电，努力和平、促成统一，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，幸勿以余个人为念。”阅毕，张学良追问部下有无具体报告，奉天有无人来，回答全无。

入夜，东去的列车在无言的大地上掠过。车内不时灌进一股股凉风，张学良睡意全无，他惦记着大帅，是父亲使他走上了征战之路。他虽然讨厌这使百姓受苦的战争，但又不能自拔。朦胧中，苦痛的记忆阵阵袭来，父亲的形象一幅幅闪过，父亲的教诲，训斥犹在耳边……

“小六子，明天是四月十七，你的生日，你自己过吧！”父亲临登车前对他说的话又响在耳边。张学良嘴角泛起了一丝笑容，似乎在感激父亲的殷切关怀。

“小六子，我杀了你！我不打死你这小子，对不起老兄弟，对不起老百姓！”父亲拿着手枪、拍着桌子的样子又出现在张学良眼前。这是郭松龄倒戈被处死后，张作霖盛怒下的训斥。张学良忙睁开眼睛，他不愿再看到这情景。为避免不时闯进脑海中的记忆，张学良不得不拿来些报纸和文件阅读。

张学良毕竟是个军人，心里虽然七上八下的，但他能控制自己，投入到更加紧迫的事情中去。这正是多年军事生涯造就和锤炼出来的特殊意志。

四月十七，光绪二十七年的四月十七，也就是公历二十世纪的第一年，即1901年6月3日，身为土匪的张作霖处在混乱逃窜的困境中。当他逃至台安詹家铺子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。不久，他打了胜仗，有了转机。他认为这个小生命给他带来了好运，视他为掌上明珠。他为长子取名为张学良，字汉卿，号逸安，乳名小六子。

我们这里记载张学良的生日把农历放在前边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民国初期，多数中国人仍习惯以农历记载生日。到了五、六十年代以后，一些人才把生日换算为阳历，其中难免出错。更重要的是近年大陆、港台乃至国外一些研究张

学良的专家学者，在张学良的生日问题上也出现了偏差。这大概与张学良本人对于自己生日的说法不无关系。1928年6月4日，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十七，张学良的农历生日，恰在此日张作霖被炸身亡。儿子的生日与父亲的死日在同一天，实为大不幸。张学良表示今后不再过这个生日。其实按阳历算，6月4日并不是他的生日，而是前一天。后来人们在5月31日，6月1日，6月2日等日子给张学良祝寿，张学良也就不加计较，因此常常出错。

这段文字不仅仅是为了考证，纠正了一些错论，也是为了叙述方便。

说来也蹊跷，自张学良诞生以后，张作霖洪福齐天，平步青云。1902年，张作霖股匪被清政府招抚，并当上了新民府巡防管带（营长），结束了胡匪生涯。1906年又因在辽中剿匪有功，受赏银2000两，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（相当于团长），以后又由于剿匪立功，带兵渐多，由五个营到七个营，由七个营到十五个营，兵权越来越大。辛亥革命时期，他参与镇压奉天的革命党。辛亥革命后，他却又成了民国新贵，被任命为陆军中将，第二十七师师长，成为奉天的最大军事实力派。1916年，袁世凯称帝，地方官制改革，张作霖一跃为奉天的督军和省长，成为一个拥兵自重的大军阀。

张作霖本是个粗人，出言就是“妈拉巴子”如何如何。但他深知自己在文化知识上与潮流不符，又来不及改造。所以，他一方面采用文人，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作为一个旧军阀，张作霖和其它军阀一样，一切坏习气他都具备。他妻妾成群，一个原配，五个姨太太。妻妾多，儿女自然也多，他有八男六女。其中他最喜欢最得意的就是原配夫人赵氏所生的长子张学良。小时，张作霖逗他，亲他，爱他，疼他。稍

大，关心他的成长，注意他的学习。张学良6岁时，张作霖就让他入学，先后请来几位名儒大师，教他学习四书五经，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如同皇太子一般地享受特殊教育，目的是使张学良能成大气候。但孩提时的张学良却很顽皮、淘气，对于私塾教育并不感兴趣。他的教师常向张作霖报告说：“你的儿子要不得。”可见张学良小时淘到什么样子。

但张学良天性聪颖，惹人喜欢。虽然他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、中学，几年的熏陶，耳濡目染，也算有所成就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做得一路好文章，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略有精通。几年中，他出口成章，引经据典，在中国的传统文方面早已胜过他的老子。因此，张作霖很高兴，很满意。

待到张学良刚刚14岁的时候，张作霖就给自己的儿子提了亲。张作霖是一个十分重视江湖义气的人。他念念不忘有接济之恩的吉林梨树的于光斗。于光斗本是梨树县（县府所在地郑家屯，今属双辽县）商会会长，当张作霖受追剿时，于光斗将其藏于家中，给予生活上的照顾，张作霖声言日后有出头之日，必有报答。张作霖得意后，常常思念此事。因此，在张学良14岁的时候，张作霖曾赴郑家屯拜谢于光斗，并由吴俊升作媒，定下张学良和于凤至的亲事。于凤至比张学良大三岁，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毕业，温文而雅。那时候，时兴小女婿、大媳妇。时称“女大三，抱金砖”，是一个很好的年龄差，是一个吉祥如意的象征。

张学良当时年少，无心娶妻，难奈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这些在张学良的思想里，有斗争又不可抗拒。对于一个信奉儒教的张学良来说只能是服从“天命”，接受“天赐姻缘”。但他又不得不把自己自由婚姻的想法告诉父亲，最后张作霖答应张学良，成亲后，媳妇可以跟卢夫人（张作霖的二姨太）过，

不干涉张学良在外边再找女人的事。张学良结婚后，对于凤至很好，二人感情倒也不错。张学良对于凤至常以“大姐”相称。

15岁的张学良并不满足传统的中国文化，不理想的婚姻使他结婚后更坚定了继续学习的愿望。他开始学习英语，并开始接触英、美友人，开始接触西方文化。他不仅学了英语，而且学会了骑自行车、开汽车，他还学会了打乒乓球、网球、高尔夫球。听音乐、跳舞等，也都成了他有教养的标志。

1916年以后是张作霖在东北最得意的时候，在奉天城作了东北王，征战之余，吃喝玩乐，无所不为。很少有暇顾及子女之事。

这期间也是张学良一生最自由自在的时候。他凭借其老子的地位声威，想学什么就可以学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可以做成什么。然而，张学良还是有志气的。此间，从学英语开始，他结识了英美朋友。他经常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活动，接触了阎宝航、杜重远等进步青年。他想学医学、药学，想要到外国深造。

这期间，他穿行于天津、北京之间，活动渐多，开始小有名气，被时人称为民初“四公子”之一，与孙中山之子孙科、段祺瑞之子段宏业以及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筱嘉齐名。此间，张学良也受了当时旧习气的影响，染上了抽大烟、打吗啡的陋习。

1919年正当张学良准备深造的时候，张作霖为振作东北军队，恢复了东北三省陆军讲武堂。张作霖推送一批在职军人入学，也让他的长子张学良进入讲武堂学习，准备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军人。这是一个决定张学良一生前途的一件大事。张学良觉得他自己的选择又一次被父命所代替，十分苦恼。当

时，他“想到美国念书去，并不想当军人”。张学良在晚年时回忆说：“我原想学军人没有成功，结果学会了杀人。”

凭他的天资聪明，张学良出色地完成了炮兵科的学习，并以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几个月的学习。当时，有人怀疑这个成绩，又进行了第二次考试，结果还是第一名。第一名当然有理由担任好职务。于是，刚刚从军的张学良就任奉天督军署卫队旅的团长。次年便升为奉军第三混成旅的旅长。张学良之所以能很顺利地实现他的人生转折，除了他父亲的命令，还和他的战术教官郭松龄有极大的关系。

郭松龄，字茂辰，1882年生于沈阳，长张学良19岁。郭松龄从小就读军校，后从军驻防四川，转任广东韶关讲武堂教官。回东北后任奉天督军署少校参谋。1914年入北京陆军大学深造，1916年毕业后回东北三省讲武堂任教。他精于战术，理论很深，口才极好，为人正派，严以律己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牌，是一个知识型的军人。

张学良一下子就被这位有知识善表达的郭松龄所吸引。他由崇拜郭松龄，到崇拜军事。他安心地学习军事，学做军人，学做军官。他们很快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。一年后当张学良真的做起旅长时，他没有忘记他的军事启蒙教师，把遗缺二团长的职务推荐给郭松龄。

有郭松龄的帮助，张学良的军事天资得到迅猛开发拓展。有他老子张作霖的厚爱，1920年底，这位刚刚19岁的年轻军人就获得了少将军衔。从此，张学良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，紧随其父参加了军阀之间的征战。

那是一个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年代。张学良像一只雏鹰，振翅搏击，飞越了长城，加入了奉系军阀援助直系军阀的直皖大战。1921年7月14日，战争爆发。张学良所率东三省巡

阅使卫队旅于4月11日入关参加了东线作战。直奉夹击，协同作战，皖军很快全线崩溃。18日，段祺瑞向直军求和，并通电辞职。这样，奉军也随同直军一样，作为胜利者开进了北京，直奉两军控制了北京政府。战后，卫队旅改为第三混成旅，张学良任旅长，郭松龄任第二团团团长。这样张学良仍然可以得到郭松龄的辅助。军旅生活，使他们二人的关系更上一层，成为莫逆之交。

这年秋天，张作霖见学良指挥得力，心中暗喜，遂命学良为代表，应日本政府邀请，在日本顾问本庄繁的陪同下东渡邻国，观看日军秋季军事操练。这事不但使张学良眼界大开，而且进一步激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。当他看到日军操练得准确协调，娴熟自如时，他感到了统一的力量，而中国军队的散乱不一，各自为政是最大的障碍。因此，当本庄繁问到他有什么感想时，张学良自豪地说：“你们日本能做到的，我们中国也能做到；你们日本不能做到的，我们中国也能做到。请君拭目以待。”在日本他还见到了天皇裕仁等。回国后，他曾向他的父亲建议：“整顿军纪，加强训练，选拔军官，全面整治。”张作霖觉得没有让他白去日本一趟，眼界开阔了，小六子长大了，欣然同意了学良的建议。同年冬，张作霖又把吉黑剿匪的任务交给了张学良所率之旅，在郭松龄的协同指挥下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这时的张作霖身兼蒙疆经略使，地盘除东三省外又增加了热河、察哈尔两个特别区，军队也同时扩编。直皖战争后，吴佩孚的地盘和势力进一步扩充。奉系以日本为后台，直系以英、美为后台，这样日本和英美在中国的利益之争，助长了直奉两大派系的角逐。于是演化成奉军二次入关，发起两次直奉战争。

第一次直奉战争，始于1922年4月29日。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，总部设于军粮城，准备东西两路发动攻势，西路是以京汉路及其以东地区为主，东路在津浦线上，以直军大本营保定为目标。张学良为东路第二梯队总司令，郭松龄为第八旅旅长。战到一周，奉军西线迅速瓦解，东线也随之败北，张作霖逃回总部。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免去了张作霖的职务，但张作霖有日本人做后台，继续自称“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”，宣布“闭关自治”。同时，命令未受重大损失的张学良的第二梯队重新组合继续同直军作战，使吴佩孚突破山海关，直取奉天的计划落空，后经英美教士调停，签订直奉停战条约，以榆关（山海关）为两军分界线，奉军撤出关外。奉军败了，但张学良借助郭松龄的指挥天才，在此次直奉战争中崭露头角，令人瞩目。

败阵下来的奉军出关整顿。张作霖又一次想到了张学良赴日归来时的建议，开始对奉军进行整治。是年7月，张学良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。宣布张学良和郭松龄统率的三旅和八旅（后改为二旅和六旅）为新军模范旅，以此二旅作为示范部队，令奉军各军旅效仿。

败阵下来的奉军又开始筹建海空军，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。这些事情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干，张作霖当然又看中了自己的儿子张学良。1923年初，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航空处总办。张学良把当时仅有的飞机、人员编为飞龙、飞虎、飞鹰三个航空兵队后，又在航空处设立航空学校，张学良任校长。张学良年轻好学，在改革整顿中，严格训练，他自己也学会了驾驶飞机，经常参加训练演习。此间，海军也有了调整和发展。

这期间，张作霖在政治上也还真有些韬略，他广结友军。

张作霖先后派人把他和张学良写给孙中山的信送到广州。以得到孙中山的支持。建立孙、段、张反直三角联盟。张学良之所以另函致孙中山，因其敬佩孙中山，自己又有新思想，以便得到赐教。孙中山接到信函以后，先是回书张作霖，接着致书张学良：

汉卿仁兄惠鉴：

顷涌手中，借悉一切。所论奉省暂指冷静态度，以俟时机，实为特识。文顷致书尊公，述此后军事进行，宜由西南发难，据险与敌相持，使彼欲进不得，欲退不可。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，略定津保，以覆其巢穴，绝其归路，敌必可灭，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。望力持定见，他日运畴决胜，可望预期也。韩芳辰君来，连日讨论，悉东三省整军经武，养锐待发，曷胜忻慰。兹特请汪精卫先来谒，一切代述。希赐接洽为荷。

专复。

敬颂 台绥

孙文 九月二十二日

不久，孙中山又派汪精卫，伍朝枢访奉天，并由他们带去了给张学良的“天下为公”四字横幅，并有“汉卿世兄属”题头和“孙文”的落款。这是1923年9月末的事。这就是当时称之为“粤皖奉三角联盟”的事。后来，1925年，孙中山病卧北京，张学良去见他，孙中山在病榻上对张学良说：“东北处于两个帝国主义中间，东北青年责任重大。”这些对后来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都是很好的鞭策。

距孙中山给张氏父子回信一年后，1924年9月3日，皖系军阀卢永祥和江苏直系督军齐燮元之间爆发了江浙战争。孙中山下令讨伐曹吴，张作霖发难直系的机会到了，于9月15日，张作霖通电助卢，拥兵入关，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。这次入关，由于有冯玉祥的倒戈，有日方在武器弹药上的支援和作战指挥上的协助，张作霖以25万兵力，海空军协同，大战50天，大获全胜。战后，其势力范围南达上海，北至京津。张学良在直奉战争中，率一、三军联合部队担任正面主攻，一举扬名。战后，张作霖违约将一、三联军改为京榆驻军，司令部设在天津，张学良任司令，郭松龄副之。1925年张学良晋升中将军衔。

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亲密关系，终于演成一桩大事来。奉军入关，连年的征战杀伐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奉斗争。有正义感的郭松龄和张学良也痛恨军阀战争，主张奉军退到关外，保境安民，休养生息，建设东北。1925年11月20日，郭松龄得到了冯玉祥的支持后，郭冯签约结盟，称：“排除军阀专横，永远消灭战祸”，“实行民主政治，改善劳工生活”等。郭松龄反奉的活动，被张作霖、张学良获悉后，张作霖令郭回沈，张学良也劝其回来“陈述意见”。23日，郭松龄通电反奉，率精兵7万，编为5个军向沈阳进军。张学良念及友情，要与郭谈判，均被拒绝。郭松龄还申明，“反父不反子”，反劝张学良“要做新世界之伟人”，“不做旧世界的枭雄”。反奉军进展神速，直通沈阳。但由于日本支持张作霖，出兵把守奉天城，四下援助奉军，使准备自杀的张作霖又有机会重整反击。12月24日，郭松龄夫妇被捉，准备押往奉天，被杨宇霆知晓，杨深知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系，遂令就地处决。郭松龄反奉倒戈归于失败。张学良闻讯跺足叹息，悲愤万分。这

一切都为张作霖所知，所以事后要杀张学良，多亏张作相等人说情，张学良才免一死。

郭松龄反奉事虽未成，奉军元气大伤。张学良精神上也受到很大损伤，他不想再参加后来奉军入关发起的“奉国战争”，但他又没办法。正像张学良老年时所说：“当年，开始时我对国民党政府是相当有好感的。我希望中国统一，我是反对内战的。可当时我不但是我父亲的儿子，也是他的部下。所以我就劝他，我们这个战争（指同北伐军的战争）有什么意思！我们是为什么？我自己到河南去，看见人们流离失所，很可怜。我对父亲掉眼泪哭着说，这是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！老百姓受这么大的苦，都是我们这个内战搞出来的。”那时，张学良怎么能制止住他的父亲呢。在帝国主义怂恿和支持下，张作霖又联合直系军阀，一致对付国民军。

经过一年的谋划、筹措，各派军阀的勾心斗角之后，于1926年11月11日有了结果：东北军全部及张宗昌的直鲁联军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，阎锡山的晋军合组为“安国军”，推张作霖为总司令。12月1日，张作霖在天津身穿大礼服就任“安国军总司令”，发表长篇“反赤”宣言。在这些军阀眼里，共产党及一切革命活动都是赤，所以要消灭“赤化”。包括冯玉祥也被张作霖称为“赤化将军”。

此间的张学良担任北京和天津的警备，无心作战，又无大事。所以，经常出入天津蔡公馆。这位蔡公就是张学良三弟学曾的岳父，经常在府上举办舞会、音乐会，放电影等。因此，蔡公馆成为天津有名的交际场，有钱有势人家的夫人、公子哥、小姐才能进去。劳顿、忧郁、苦闷中的张学良就是在蔡公馆结识的赵四小姐。

这位赵四小姐是天津有名的赵庆华的四姑娘，1912年生